



点灯时分

郭文斌散文精选

郭文斌◎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点灯时分

郭文斌散文精选

郭文斌◎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点灯时分: 郭文斌散文精选集 / 郭文斌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27-03141-1

I. 点... II. 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1848号

点灯时分

—— 郭文斌散文精选

郭文斌 著

策划人 哈若蕙
责任编辑 哈若蕙 谭立群
装帧设计 吴海燕

E-mail: xueqiang123@9874@126.com
小雅工作室 TEL/0951-5012113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伟
地址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5045311
邮编 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dycb@163.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0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x1230mm 1/32
印张 8.5
印数 0001-4450册
字数 147千
书号 ISBN7-227-03141-1/I·819
定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写作可能是一个秘密（代自序）

郭文斌

一休禅师还是小沙弥的时候，就很有禅风。有一位信徒送一瓶蜂蜜给他的师父，师父这天刚要出门，心想，这瓶蜂蜜放在屋里很不安全，一休可能会偷吃，因此把一休叫来吩咐道，一休！刚才信徒送来的这瓶毒药，药性强烈，非常危险，你千万不可动它。

一休是个很机灵的人，他当然懂得师父的意思，师父走了以后，就把整瓶蜂蜜吃光了。可是，师父回来怎么交待呢？看着眼前师父心爱的一只花瓶，他的灵感就来了。

师父回来，一休倒在地上号啕大哭：师父，我犯了不可赦免的罪过了。师父说，你做了什么错事？一休说，我把您心爱的花瓶打碎了。师父说，你怎么这样粗心大意，把那么贵重的花瓶打碎？

一休无限感慨地忏悔到，师父，我知道不该把您的花瓶打碎，为了表示忏悔，向师父做个交待，我只好以死来谢罪，把那瓶毒药吃下去了。

一个门徒老是嚷着出去行脚，这天，师父终于同意了。他准备好行装，要出发了。师父把他叫去，重重地掴了一耳光。门徒莫名其妙地挨了一下，委屈地说，您太过分了，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一进房间您就打我，您太过分了。师父说，不，你就要去行脚了，我能看出来你这一去，就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所以，这是我打你的最后一次机会，当然不能错过。

门徒豁然大悟，留在师父身边，从此不提行脚的事。

多少年后，门徒给他的门徒讲这件事时说，差点错过，多危险啊！

一位画家在国王的宫殿里画一幅画，国王一次又一次地问：完了没有？他总是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岁月流逝，国王说，你花的时间太多了，甚至不让我进那个房间。我老了，我对你在房间里干什么越来越感兴趣了。那幅画还没画好吗？画家说，画好了，但那不是关键。除非你准备好了，否则我将把它展现给谁？

一个晚上，国王说他准备好了。画家就把他请进宫殿。国王一下子惊呆了。画家完成了一幅关于山谷的画。它看上去就是真的。国王的目光从山上的无限风光最后落到一条通向山谷里面某个地方的小路上。故事中最难解地部分出来了。国王问，这条路通向哪里？

画家说，我自己还没有在这条路上走过，你等着，我去

看看。他走上了那条路，在山上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

有一年轻人出家学佛，跟随师父几十年。可师父对佛法却只字不提。这年轻人渐渐就耐不住了。一天傍晚，他带了一把小刀，等在寺院后面师父常常经过的竹桥上。竹桥只能容一人。他就站在桥上等师父过来。师父低着头过来了。这年轻人一把抓住师父说，师父啊，我跟了您几十年了，可您总是不告诉我佛法，那我今天就不客气了。说着亮出刀来，说，如果您今天不告诉我佛法，我就杀了你。不想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刀已经在师父手中。接着，师父抓住他的手腕，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说，桥很窄，我要过去，你过来。师父把他拉过来，自己就过去了。这年轻人听到“我要过去，你过来”，就开悟了。

不知为何，读到这几则故事的时候，我无一例外地想到了写作，想到了我的文字。

每次玩味，都是好一阵羞愧。

（原发《文艺报》2005年7月16日）

目 录

▪ 写作可能是一个秘密（代序）

▪ 点灯时分

- 点灯时分 /003 我是一杆什么笔 /008
腊月,怀念一种花 /012
红色中秋 /015 荷花沟 /018
凉天峡 /021 月光下的一片豆地 /024
寒衣 /027 燎干 /031 虱子 /034
秋风 /037 起来,起来赶路 /042
本土如乳 /045 忧伤的驿站 /048

▪ 永远的堡子

- 一片养地 /053 永远的堡子 /074
老大 /082 布底鞋 /086 父亲和牛 /090
宁静的小学 /094 魂在肚子里 /098
倔脖子 /103 姜哥 /105
七月 /109 美丽的雪花哪儿去了 /113
挣一个花篮需要多少汗水 /116

▪ 生命之河

蛋黄色的办公室 /121

生命之河 /125 牵挂是一种美丽 /129

怀念两副羽毛球拍子 /133 等待十一点 /135

重温一串脚印 /138 雪吻 /140 学习微笑 /143

一个人在山头 /146 子在川上曰 /149 时间简史 /152

花伞 /156 开花的春节 /159

丢失 /162 无法突围 /164 就想打牌 /166

活着个兴趣 /169 不知道的人在说知道 /171

想起了旧房子 /175

教子日记 /179 儿子如书 /185

▪ 空信封

空信封 /199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202

从一滴血想起你 /206 爱情没有药 /209

有一种感情无法面对 /214

静夜听月 /219 灵魂的鞋子 /222

长辫子 /225 我被我的眼睛带坏 /228

一只手拍手的声音 /237

▪ 代跋：如莲的心事

▪ 编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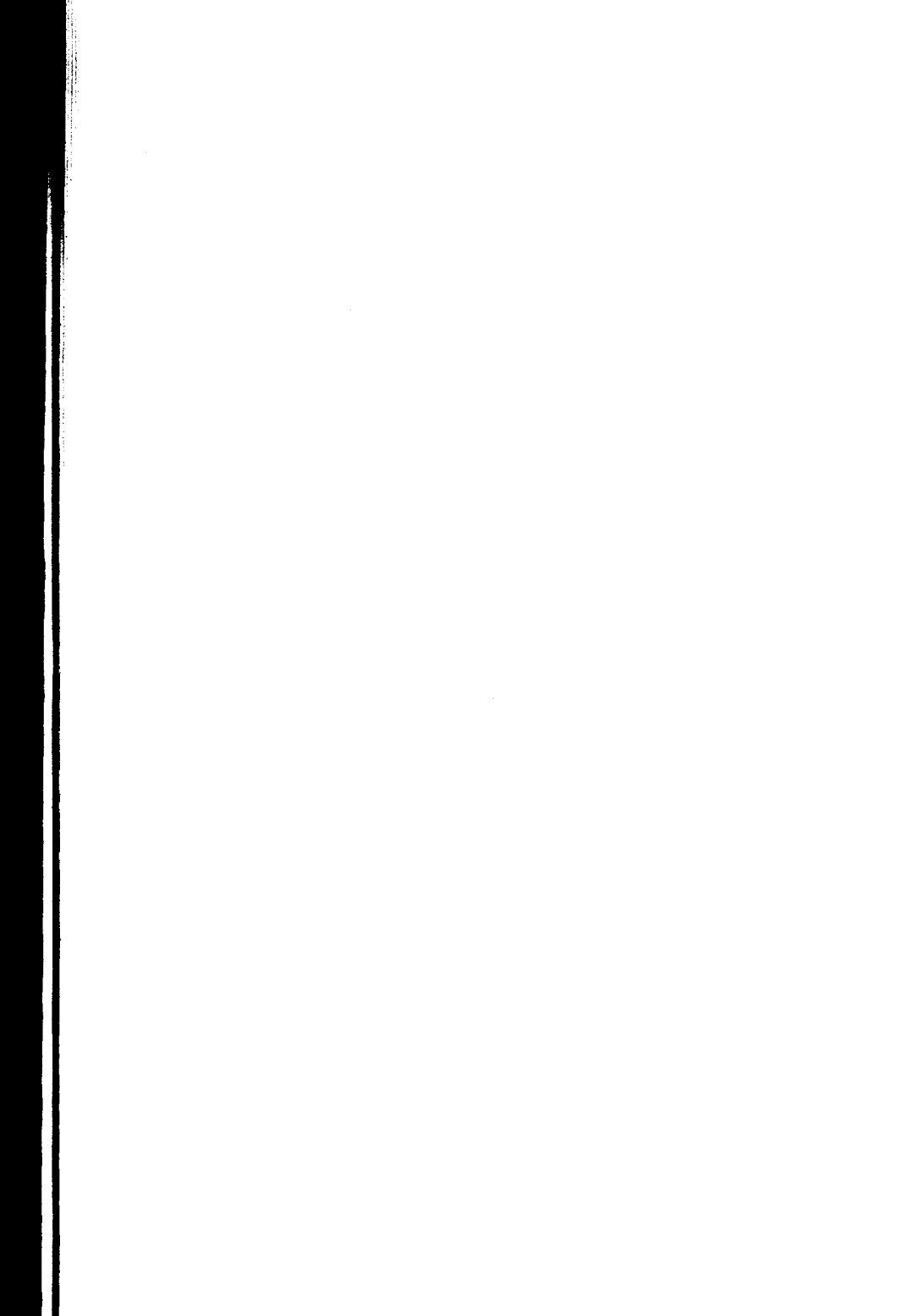
点

灯

时

分





点灯时分

总觉得城里的元宵夜有点过于热闹，热闹得让人几生迷失之感。在街上转了一会儿，就急切地往回赶。可是热闹是躲不脱的。紧紧地关了门窗，热闹还是不可阻挡地挤将进来，让人无可奈何。就索性站在阳台上，面向老家出神。

岂料身心就一下子踏实下来。

那是因为有一片火苗在心里展开。

老家的元宵夜没有汤圆，也没有眼下这绚丽多彩的华灯和开在天空的一树树银花，更没有震耳欲聋的炮声和比肩接踵的人流，而是一片夺人的宁静，活生生的宁静，神一样的宁静，似乎一伸手就能从脸上抓下一把来。

那宁静，是被娘的荞面灯盏烘托出来的。

那灯盏拳头一般大，上面有一盏心，可盛得一勺清油。捻子是半截麦秆上缠了棉花。夜幕降临时分，几十个灯盏便被点燃，端到当院的月光中，先让月神品赏。如果没有风，几十尾灯焰静静地在乳样的月光中泊着，那种绝尘之境，真是用文字难以传达的。

赏完月，灯盏便被分别端到各个屋里。每人每屋每物，都要有的。包括牛羊鸡狗、磨子、水井、耕犁等。让人觉得天地间的所有物什连同呼出的气上都带有一种灵性。似乎耕犁磨盘它们不时会扯着你的手跟你攀谈几句。那时谁也没有问为什么要给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点灯，只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应该了，而生命不正是一种“应该”吗？现在想来，这其中包含着多么朴素多么深厚的善和美，连同真啊。

在给家里养了多年的老黄牛的槽上放灯盏时，老黄牛竟用微笑向我表示了它的心情，而那个小黑狗简直在欢欣鼓舞了。我一直奇怪，面做的灯盏放在平时从我们手里往去叼饼子吃的鸡狗面前，它们竟一派君子风度，而牛羊就更不必说。

用老人们的说法，这正月十五的灯盏，很有一点神的味道。一旦点燃，则需真心守护，不得轻慢。就默默地守着，看一盏灯苗在静静地赶它的路。看一星灯花渐渐地结在灯捻上，心如平湖，神如止水，整个生命沉浸在一种

无言的福中、喜悦中、感动中。渐渐地觉得自己就要像一朵花一样轻轻地轻轻地绽开。我想佛家所说的定境中的喜悦也不过如此吧。现在想来，当时守着的其实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生命的最深处。那种铺天盖地的喜悦正是因为自己离自己最近的缘故，那种纯粹的爱正是因为看到了那个本来。

默默地注视着灯盏，我问父亲，到底是油在着呢还是棉花在着呢？父亲示意我不要说话。现在想来，父亲是正确的，这样重大的一个话题，我等岂敢又岂能说得。我不知道正月十五为什么要点灯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留下这个风俗的人一定是深深懂得生命的。他用一个最具活性的东西，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向人们表明了生的意义和状态，也说明了生命在怎样地行进和更替。后来，每每去看满街的电华灯，一种深刻的虚假和巨大的呆板就让人生厌，因而我宁可回家呆在怀念中。后来看了一些资料，知道既甘又苦且柔且韧的荞面具有别的食品不能代替的活血降火功用，就更为祖先用荞面做灯盏叫绝。它，不正是对被人们炒得过热的生命的一种清凉的制衡吗？

天下没有不灭的灯。大人们用灯捻上留下的灯花来安慰灯的熄灭给儿女们的打击。说，那灯花将预示着来年的收获和前途，而将人们的心思转移到期冀当中。

但是熄灭毕竟给了我们不小的打击。那时又没有足够的清油供我们将灯多点一会儿。事实上点灯成了一种名副

其实的短暂仪式。可是那时的我们不可能想那么多，我们只将它看作一种无比美好的过程，因而，在那灯焰一闪一闪就要熄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还是一阵阵生疼。

亮着，是多么的好啊。

然而，那最后一闪终于到来。

整个屋子一下子失魂似的空落。

这时，母亲就要说，尝尝娘做的灯盏是什么味道。

我不知母亲是否是存心转移我们的心思，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种空落真的被产生于舌头上的实在的喜悦安抚了。一种大美在双齿合上的同时变为一种实在的满足。在这个世界上，美，实在是太短促太脆弱了。

现在想来，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有一个巧合。

在我们弟兄中，最是三弟生得可爱，真是人见人爱，差不多庄里所有人几天不见就说想得不行。可是有一年元宵夜，一股风突然进来将弟弟的灯吹灭了，一家人一下子脸上都挂了霜。

弟弟用火柴再次将灯点着。风又将它吹灭。弟弟就再点。

可是弟弟手中的火柴最终没有抗拒过风，七个月后，可怜的弟弟死于痢疾。

十几年过去了，死别的悲痛渐淡，生命的感伤更浓。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弟弟还活着，他该走过怎样的

一条人生之路。我甚至想，聪明的弟弟是在耍了一个花招，将生命中的许多艰辛一下子甩开了。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再后来，我想，弟弟正是用他的“去”，保全了他的宁静。而我们就不能披拨红尘，于纷繁中守持那个宁静吗？倘若能够，那不更为上乘之功？可是，我们为什么就往往迷失了呢？

现在，我站在这个城市的阳台上，穿过喧哗和骚动，面对老家，面对老家的清油灯，终于明白，我们的失守，正是因为将自己交给了自我的风，正是因为离开生命的朴真太远了，离开那盏泊在宁静中的大善大美的生命之灯太远了，离开那个最真实的“在”太远了。

灯，又何尝是风能吹得灭的。

我是一杆什么笔



深入贺兰山，其实是深入石头。

石头是冰凉的，尽管是炎夏；石头让我感动，尽管被柏油路和现代交通工具宠坏了的脚板早已叫苦。

树还没有长成气候，只是一种点缀，而这正好突出了石头。

为了认识石头，我摘下了有色眼镜。

山顶青雾缭绕，如同一种情绪，从遥遥上古流来。我的心是一个盆子。我不敢说话，我怕稍不小心就会打翻盆子。同行的欢声笑语这时听来恍如隔世，古怪而又陌生。

我尽量磨蹭在后边。为的是保卫自己的一种心境。

才知道真正的旅游是多么孤独；我是多么希望身边有

一个知心的朋友，能够帮我端好盆子而不将它打翻或搅混的朋友。

然而，今天没有。

我将孤独折叠起来，上路。

石头是无处不在的。

无处不在，就成了山。反而让人忽略了石头的具体。石头貌似散漫，似乎表达着一种极大的自由，而又那么富有秩序。石头似乎并不在乎自己的位置，一派道家风骨，那么坦然、宁静。我真纳闷，这些石头怎么就不躺到舒适的城市或者平川里去呢？

等同行远去，我偷偷买了炷香，为太上老君点了。并且极其虔诚地磕了头。这倒不是我一定要走他老人家的后门，而是感动于他的宁静淡泊。在世人疯狂地追金逐银的今天，他仍能一如既往地隐居山中，将心变成一颗冰凉的石头，这该是一种何等的超脱。

从老君庙出来，一阵刺耳的乐声摇滚而来，有着很强的霸道味道。原来前面是一个小亭子，在几条路的汇合处。无法逃避。各种饮料横亘着，同样无法逃避。这种曲子，不知太上老君是否听得惯；这种饮料，不知太上老君是何见地。

倒是送子娘娘的香火更要旺盛些。好心的娘娘莫不知道基本国策吧。

同行在一个阴凉处歇了。我却决定爬笔架山。这个决